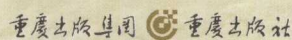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07JA710023) *Theory of Dynamics to Social Development: fr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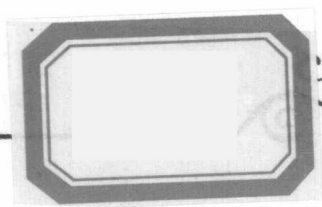


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义

郑忆石◎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07JA710023)



社会发展动力论

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义

郑忆石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发展动力论: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义/郑忆石
著.—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6

ISBN 978-7-229-05182-2

I.①社… II.①郑… III.①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
研究 IV.①A81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2998 号

社会发展动力论: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义

SHEHUI FAZHAN DONGLILUN: CONG MAKESI DAO XIFANG MAKESI ZHUYI

郑忆石 著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徐 飞

责任校对:李小君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卢晓鸣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 mm×1 092 mm 1/16 印张:25.75 字数:430 千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5182-2

定价: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 论 从古到今:西方哲学社会发展动力论逻辑/1

第一章 近代西方哲学:“理性”社会发展动力观/8

第一节 “认知”理性: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动力观/8

一、英国经验论:“知识”与“契约”/8

二、大陆唯理论:“怀疑”与“伦理”/10

第二节 “启蒙”理性:法国近代哲学的动力观/13

一、启蒙学派:理性的权威与悖论/13

二、百科全书派:唯物感觉论的非理性端倪/18

第三节 “绝对”理性:德国古典哲学的动力观/22

一、康德:作为历史动力的理性与非理性/22

二、黑格尔:历史动力的“经纬线”/25

本章小结/29

第二章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31

第一节 社会发展动力的系统视域/31

一、社会发展动力:一般与特殊的系统/31

二、社会发展动力:层次与结构的系统/33

三、社会发展动力: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系统/35

四、社会发展动力:客体要素与主体要素的系统/40

第二节 科学技术:社会发展的直接、显在动力/47

一、科学技术:一般的社会生产力/47

二、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50

三、科学技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53

四、科学技术:对物质生产力的依赖/56

五、对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反思/59

第三节 知识、知识分子:社会发展的间接、潜在动力/65

一、知识:社会发展的间接动力/65

二、知识分子:社会发展的潜在动力/70

本章小结/74

第三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论转向理路/78

第一节 转向主流:从生产力“客体”到文化价值观念“主体”/79

一、转向端倪: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79

二、根本性偏移:法兰克福学派/83

三、微观基础的探讨: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88

四、本体论、发生学的描述: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92

第二节 纷呈态势:挪移、回归、双维、消解/100

一、主体向客体的挪移:结构派马克思主义/101

二、双重维度的结论:生态派马克思主义/103

三、探寻基础中的回归:分析派马克思主义/108

四、消解中留痕:后马克思主义/111

本章小结/113

第四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殊异的社会发展动力观/115

第一节 “人本”主体动力观:人道派马克思主义/115

一、“人”及其本性:主体动力论的出发点/115

二、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经济危机论“过时”:主体动力论依据/116

三、实践一元论:主体动力论基石/120

四、理论批判:主体动力论入口/122

五、本能欲望与需要:主体动力论核心/124

六、心理、意识、文化的革命:主体动力论路径/128

第二节 “结构”客体动力观:科学派马克思主义/133

一、历史无主体:客体动力论的起点/134

二、多元决定:客体动力观论证/137

三、意识形态实践:动力论的隐性表述/139

第三节 双重维度动力观:生态派马克思主义/145

一、重构历史唯物主义/146

二、动力的主客体要素/154

第四节 回归客体动力观:分析派马克思主义/159

一、重释经典:肯定马克思思想/159

二、社会发展动力:主客体双重作用之果/167

第五节 解构后的隐迹:后马克思主义/171

一、拆分一切“元叙事”/171

二、思考的另类途径/176

三、“文化批判”:动力观的隐晦表达/177

四、多元主体论:社会发展主体动力的间接触及/183

本章小结/185

第五章 科学与技术:动力问题的复杂诠释/187

第一节 科技意识形态批判:人道派马克思主义的反证/188

一、卢卡奇:科技理性批判开先河者/188

二、法兰克福学派:科技理性猛烈抨击者/191

三、直接否定中的间接肯定: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动力观/225

四、弗洛伊德派与存在派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价值性与非价值性/231

第二节 科学思维方式的价值:科学派马克思主义的认可/235

一、借用科学思维方式认识社会:结构派的历史观论证/236

二、对人道派贬低科技作用的批评:新实证派的直接肯定/243

第三节 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生态派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剖析/244

一、科学技术:生态与人的异化之源/245

二、科学技术: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249

第四节 科学技术决定论:分析派马克思主义的肯定/256

一、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256

二、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动力/259

第五节 消解后的暗喻:后马克思主义的启迪/261

一、消解:科学的“无能”与“内化”为后现代文化逻辑/262

二、隐喻:科学技术在后现代社会的全方位影响力/264

本章小结/266

第六章 知识与知识分子:动力问题的多元视角/271

第一节 “知识生产力”与“有机知识分子”:人道派马克思主义的探讨/271

一、知识及其知识生产力:社会发展的客观动力/271

二、知识分子: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动力/277

第二节 “理论实践”与“立场转变”:科学派马克思主义的含蓄表达/289

一、“理论实践的理论”:知识的社会发展动力作用/290

二、转变立场:知识分子怎样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295

第三节 “生态意识”与“新无产阶级”:生态派马克思主义的理解/300

一、确立生态意识:解决生态危机的文化途径/300

二、“新无产阶级”:克服生态危机的主体/301

第四节 “劳动力构成要件”与“不满的中产阶级”:分析派马克思主义的观点/306

一、知识:现代劳动力的构成要素/306

二、知识中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潜在动力/309

第五节 文化动力论与文化生产力承担者:后马克思主义的结论/311

一、文化动力论:知识的社会发展动力作用/311

二、文化生产力承担者:知识分子的社会发展动力作用/319

本章小结/323

第七章 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差异及其成因/328

第一节 从“尘世”到“庙堂”:学理特性的差异/328

一、宏观与微观:思考视域的差异/328

二、理性与多元:方法基点的差异/329

三、实践与学院:理论特性的差异/330

四、“哲学到经济学”与“经济学到哲学文化”:理论路径的差异/332

五、主客统一与主客分离:思考维度的差异/335

第二节 从“自由”到“垄断”:资本全球化发展阶段的差异/339

一、马克思: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阶段/339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阶段/340

第三节 从产业的顺序递进到“倒金字塔”:产业结构的差异/347

一、马克思:第二产业为主的机器工业时代/347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三、四产业为主的信息化时代/351

第四节 从“实体、物质”到“科学、知识、智力”:产品价值构成的差异/354

一、实体性、物质性:马克思时代的价值构成特征/355

二、科学、知识:西方马克思主义时代的价值构成特征/357

第五节 从生理生存到精神生存:需要结构的差异/362

一、马克思时代:生理生存作为无产阶级的第一位需要/362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时代:精神需要成为生存要素/366

第六节 从产业无产者到知识生产者:主体旨归的差异/372

一、马克思:无产阶级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动力/372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间阶级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动力/378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相关与相异/388

本章小结/389

结语/391

参考文献/394

后记/405

导论

从古到今：西方哲学社会发展动力论逻辑

社会发展有无动力？动力来自何方？如果有，其中何者更为根本？这一“历史之谜”历来为神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们所关注和思考，并得出了貌似迥异而实质相似的结论：或者从“人”，或者从“人”之外的神秘力量，寻求社会发展的动力。

从社会是“现实的人”的实践集合体出发，马克思从社会大厦之基，寻求建构大厦的底石，探寻其形态演变的推力，最终得出了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生产力是其中最为根本的动力，这一打开“历史之谜”锈锁的结论，从而实现了千年谜底的倒转。

人类社会发展史证明了马克思社会动力论“谜底”的真理性。然而，随着 20 世纪世界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马克思这一为人熟知的理论，一直备受西方学界质疑。质疑之声除了来自非马克思主义阵营的西方学界，更有来自同为马克思主义阵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其典型表现，就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到其后生发出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动力论，或者冷淡，或者缄口，或者只是间接提及。

然而，思想家之为思想家，其职责之一便是为人类社会如何有序而正向发展，提供可选择的逻辑思维路径。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它的状态是向上还是向下了？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何在？如何通过探寻根源而找到整个世界（既包括人类，又包括自然，更包括两者之间的共生共荣）生存的有效途径和有益方式？等等，这些仍然是思想家们无法回避从而不得不严肃思考的问题。同样，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对社会发展动力论的表面冷淡，不等于他们没有思考和探讨这一问题。相反，考察他们关于主体的人、社会结构、生态问题、马克思文本的相关观点，考察他们对科学技术、知识、知识分子等问题的探讨，仍然可见其中蕴含的另类指向和别样内容，看到一些派别在其相关观点中，既表明了对马克思理论的认可，又体现了他们基于时代发展的现实，在这一理论上实现的从马克思的现代意

蕴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蕴之转型。

一、本体论维度的“动力”简溯

谈论社会发展的动力,有必要对“动力”的含义略作梳理。

何谓“动力”?

哲学史上首涉这一概念含义的,当属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是智慧之学,“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①,哲人之所以智慧,在于他善于探求事物之因^②。在辨析自然的含义时,亚里士多德将其解释为“每一个自身内具有运动变化根据的事物所具有的直接基础资料”,和“‘自然’是事物的定义所规定的它的形状或形式”^③。在分析和说明事物产生、变化、发展的四个原因^④后,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指出“有原因这东西,原因就是我们所说的那四个。这数目就等于对‘为什么’的答案的四种理解”^⑤。在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对于“原因”理解的偏颇:或者将物质理解为万物之因^⑥,但这种观点在实质上,却只见“质料因”而没有探索物质何以演变为万物的“动力因”;或者将数、理念理解为第一原理^⑦,但这种观点在实质上,又只见“形式因”而不见自然本体中的“动力因”之后,亚里士多德明确地将“变化或静止的最初源泉”^⑧,作为引起具体事物改变的原因,认为它具有使一定质料获得一定形式结构的力量,“一般地说就是那个使被动者运动的事物,引起变化者变化的事物”^⑨。这就是“动力”。

将对世界本源的探讨与对世界本源变化原因的探讨相联,亚里士多德从宇宙观视域,开掘了“动力”问题研究的先河。

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页。

②亚里士多德认为,“谁能更善于并更真切地教授各门知识之原因,谁也就该是更富于智慧;为这门学术本身而探求的知识总是较之为其应用而探求的知识更近于智慧,高级学术也较之次级学术更近于智慧”。因此,“研究原因的学术较之不问原因的学术更为有益;只有那些能识万物原因的人能教诲我们”。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页。

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5页。

④[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0页。

⑤[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0页。

⑥如以物质为本源的米利都派、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等。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8页。

⑦如毕达哥拉斯派、柏拉图等。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7页。

⑧[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0页。

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0页。

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引导人们从经验事实和自然事物出发进而追问形而上学问题: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第一推动者和最终因?在因袭亚里士多德相关观点的基础上,阿奎那通过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认定上帝作为“不动的推动者”,是推动世界上一切事物,由潜在性变为现实性的原因;认定上帝作为“最终因”,是自因的、不依靠任何东西而存在的东西,是世间一切运动结果的最终原因^①。

将世界上一切运动的原因归结为外在的、机械的推动力,固然表明阿奎那在动力问题上强烈的机械性、唯心性。但是,阿奎那将“动力”完全归结为一个外在的不动体,又为后人从形而上的纯抽象层面考察“动力”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

尽管西方从古代到中世纪的哲学家们,其理论触角已经伸至“动力”问题。然而,这种触及从根本上讲,只是止于自然观或宇宙观的层面,而与作为社会历史发展主体的人,是无甚关联的。就此而言,近代以前西方哲学家们的“动力”观,并不具备历史观意义。

二、历史观维度的“动力论”探讨

历史观上的“社会发展动力”,概言之,指人类社会及其历史运动、变化、前进之源和推动力量。“历史是社会的纵断面,社会是历史的横断面。”^②因此,社会发展动力,就是从历时态与同时态相统一的维度,探寻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构成要素及其结构机制。

历史观上的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与诸如历史发展的基础、规律、本质等问题一起,共同构成了“历史之谜”。然而,在社会及其历史的发展动力问题上,从“心”到“物”,一字之差,一步之遥,似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思想家们千余年来的艰难跋涉,只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哲学从长期限于自然观、宇宙观的本体论,上升到社会观的认识论、方法论时,才有了深入探究的条件和可能性。由此,先前的抽象、形而上的“动力”探讨,开始真正进入了具体的、生活的社会及其历史领域。由此,从历史观视角考察社会发展的“动力”,便成为历史观的题中之义。

自文艺复兴以来萌生的近代资产阶级哲学,虽然没有直接谈论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但在其社会政治理论中,已经开始涉及这一问题。当马基雅维里以永恒不变

^①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1集,1部,2题,3条。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61—264页。

^②陈先达:《处在夹缝中的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页。

的人性之“恶”，论证资产阶级统治的正当性^①时，当托马斯·莫尔用早期无产者要求的人性之“善”，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②时，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早期理论代表们，就开始了将“动力”问题的考察视野，从宽泛的宇宙本体转向人类社会，从外在于人的客体转向作为主体的人的探索历程。

毋庸置疑，从主体维度探讨社会发展动力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机制，是自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主导倾向。其中，又有是侧重于“理性、观念”，还是侧重于“感性、情欲”的两种主体维度之别。

16—18世纪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资产阶级革命的狂飙突进，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人”作为主体其地位价值的高扬，一方面，将认知、启蒙视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和精神价值的核心，并由此将“理性、观念”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便成为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历史观的主流。其中，尤以笛卡尔、斯宾诺莎为代表的大陆唯理论，以及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最具代表性。另一方面，将人的需要、利益、幸福视为人的本性，并由此将“感性、情欲”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历史观中重要的一脉。其中，以法国唯物论最具代表性。尽管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③，但是，无论是主张“理性、观念”还是坚持“感性、情欲”的近代西方思想家，实质上都集聚于作为主体的“人”的麾下，都在高唱人性的赞歌声中，将人的或是“理性”或是“情欲”，视为了推动社会之车前行的两个轱辘^④。

这样，与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将社会发展动力归于“上帝”、“神灵”不同，近代以来的哲学家们，在高扬人的地位、价值、尊严、权利中，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视角，转向了人自身。然而，他们最终又不约而同地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地，找寻开启这一“历史之谜”锈锁的钥匙：将社会发展的动力，或者解释为人的理性（如法国唯物论解释“环境决定人”时的观点，空想社会主义回答财产关系和阶级斗争根源时的答

①马基雅维里认为，“君主”（即新兴资产阶级）在确立自己的政治统治时，不应当受制于道德良心，“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回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5页。

②莫尔认为，乌托邦人把过愉快的生活和享受，当作人的行动的最终目标，而这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善”。实现“善”需要理性的判断。所以，“乌托邦人主张，构成幸福的本身每一种快乐，而只是正当高尚的快乐。德行引导我们的自然本性趋向正当高尚的快乐，如同趋向至善一般”。“乌托邦人给至善下的定义是：符合于自然的生活。”[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戴镗龄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3页。

③如康德就在“实践理性”中，谈到人的情欲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黑格尔则将历史发展，视为“理性”和“情欲”的经纬线交织之果。

④如认知理性的代表培根，启蒙理性的代表孟德斯鸠、卢梭，客观理性的代表康德、黑格尔等，以及“情欲”论的代表法国唯物论。

案);或者指向人的本质(如费尔巴哈论证历史变迁原因时的结论);或者归结为人的欲望天性(如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说明财产关系时的推导);或者演绎为人的精神意识观念(如德国古典哲学对历史发展进程的阐发)。

三、动力论的现代开端:马克思以物质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系统动力论

19世纪中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高歌猛进与社会矛盾的加剧,一个基于生产实践为基础,从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维度,探讨社会发展的动力结构及其运作机制的新理论诞生了,这就是马克思哲学。它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发展动力论研究,开始了从近代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型。

将社会发展动力视为系统的整体,是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论的基本特征。

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发展动力按其层次和起作用的方式,有根本动力与基本动力、直接动力等等的区分。“根本动力”即生产力作为体现于生产过程中的人类控制和改造自然的物质的、精神的、潜在的、现实的各种能力的总和,是生产方式中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它决定生产关系并进而决定全部社会关系,因而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最终决定力量。“基本动力”即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制约着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直接动力”即社会发展在阶级社会中,是通过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阶级,通过革命方式而实现新旧社会形态的更替的。因此,在社会基本矛盾基础上产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其中,人民群众是最具决定性的主体力量。

社会发展动力按其性质及其起作用的条件,有主体动力与客体动力之别。马克思将作为社会发展一般动力的生产方式,以及作为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生产力、生产过程中的分工与协作,统统视为社会发展动力系统中的客体要素,而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需要、利益、贪欲(恶)等等,视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动力。

社会发展动力按其结果,有合力作用与交互作用之异。“合力”与“交互作用”虽然都将人类社会作为整体,从各种动力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历史过程、历史结果角度,探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之间的关系,但“合力”侧重于历史主体考察问题,把历史结果看作是各个个人、各种社会群体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交互作用”侧重于从历史主体与历史客体的统一角度展开探讨,视历史结果为各种社

会要素的相互作用^①。随着社会生产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论,扬弃了自近代以来在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理性”与“情欲”、主体与客体的二分模式,实现了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的统一。

四、动力论的现当代态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多元阐释

20 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各种危机的相继爆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矛盾加剧的现状,迫使有识之士开始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反思人类活动及其后果。其中,既有批判启蒙运动以来理性横行的非理性主义,也有审视自马克思以后的历史哲学观。但无论何者,基本都继续着自近代以来的“主体”路径。两种探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处,都得到了回应。这样,在沿着“主体”路径探讨现当代西方社会问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便出现了既有将非理性要素,也有将理性要素,视为社会发展动力的不同流派。前者如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弗洛伊德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②。这一类西方马克思主义通过诸如对技术理性、科技滥用、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心理机制、性格结构等的分析和批判,在有意无意或有形无形中,将诸如人的本能、欲望、需要、意志等非理性要素,视作了社会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后者如结构主义的、生态主义的、分析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它们在承认和重视科学、知识、智能对社会生活,对改善环境、重建生态的价值中,有意识地承认了理性要素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在反思和重建马克思理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将社会客观结构视为社会及其人的存在基础的科学派马克思主义,将生产力视为社会发展基础的分析派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学者,则沿着“客体”路径,探讨了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

综上,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探讨,若以马克思为界,则马克思以前的西方思想

^①赵家祥:《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历史过程论和历史动力论》,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8 页。

^②本书中统归为人道派马克思主义。

界,落脚点是作为主体的人,核心是理性^①和情欲^②。马克思则以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为基础,既从主体的理性(利益是人类行动的动机)与情欲(衣食住行的本能需要)、主体(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客体(生产力、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相统一的维度,考察这一问题。在摆脱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二律背反”中,实现了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的理论突破。马克思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循迹马克思开创的理论,从不同维度展开了其理论探讨和阐释:或者沿着“主体”路径,探讨“理性”的社会发展动力作用^③,探讨“情欲”的社会发展动力作用^④;或者沿着“客体”路径,探讨生产力、生产方式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⑤;或者在解构“主客二分”模式后,力求从多元视域阐释问题^⑥。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视域的社会发展动力论探讨,其理论价值何在?其与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论究竟有何差异?差异之原因何为?这一切,只有待我们在具体分析了从近代西方学者到马克思,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有关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探讨后,才有结论。

①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康德、黑格尔。

②如孟德斯鸠、爱尔维修、康德、黑格尔。

③如生态派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论”。

④如人道派马克思主义中,卢卡奇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质存在状况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中对人的本能、本性的强调;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能的重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自由匮乏原因的分析。

⑤如科学派马克思主义的“无主体的社会结构”对人的制约;分析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生产力、生产方式理论的重视。

⑥如后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既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动力是文化,又承认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与生产方式、经济的互动关系。

第一章

近代西方哲学：“理性”社会发展动力观

从“智识”视界或“启蒙”视界,了解、认识社会,将“认知理性”或“启蒙理性”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①,是16至17世纪英国经验论与大陆唯理论,以及18世纪法国唯物论各自的理论诉求。而从辩证视域考察理性,从为理性确立“生存范围”到树立理性的“至上权威”,并以理性解释、论证人类历史、社会发展的动力,则是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答案。

第一节 “认知”理性: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动力观

通过确证人的思维、判断、推理等智力因素在人类认识中的重要地位,以确立“智识”对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价值,并将这种“认知理性”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16至17世纪英国经验论与大陆唯理论的共同理论诉求。

一、英国经验论:“知识”与“契约”

尽管近代唯物主义经验论轻视理性认识的作用,极力主张经验是人的认识的唯一来源。但是,通过彰显“经验”而强调“知识”对于人类社会,由野蛮走向文明,由“纯自然状态”进入有组织的契约阶段的价值,却是近代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共识。

英国经验论的开山祖培根,痛斥经院哲学“扰乱人心”的四种“假相”^②,疾呼要以新的“知识”,为人类的理智开辟一条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道路,使心灵在认识事物的本性方面发挥本应具有的权威。因此,当培根强调“赤手做工,不能产生多大效

^①林艳梅:《历史进步论和历史代价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4页。

^②[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19页。

果；理解力如听其自理，也是一样”^①，而必须既将“从感官与特殊的东西引出一些原理，经由逐步而无间断的上升，直至最后才达到最普遍的原理”，视为“正确的”认识方法^②，又将运用理智理性分析感觉经验，以认识事物的多种新的性质，如“发现其法式，或真正的种属区别性，或引生性质的性质，或发射之源”，视为“人类权力的工作和目标”、“人类知识的工作和目的”^③时；当他主张人作为主体，兼具自然界的“臣相”和自然界“解释者”的双重身份^④，只有在“服从自然”的前提下才能“支配自然”^⑤，强调人“解释”、“支配”自然的途径，在于发挥科学知识的效力，“虽然通向人类权力和通向人类知识的两条路径是紧相邻接，并且几乎合二为一，但是，鉴于人们向有耽于抽象这种根深蒂固的有害习惯，比较妥当的做法还是从那些与实践有关系的基础来建立和提高科学”^⑥时；当他指出人类在从自然状态进入文明时代后，虽然“人类在一堕落时就同时失去他们的天真状态和对于自然万物的统治权。但是这两宗损失就是在此生中也是能够得到某种部分的补救的：前者要靠宗教和信仰，后者则要靠技术和科学”^⑦，坚持认为只有通过自然科学发展，才能给人类带来最大利益并推动社会进步时，培根便在高扬主体的智识力量对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进步的作用中，用认知理性为近代西方哲学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大厦，砌上了第一块基石。

英国经验论的后继者霍布斯，从“自然人”的观念，以及人都是服从趋利避害的自然规律的论证出发，得出了每一个人都要利用一切手段“保全自己的生命”的“基本自然律”，而这一“基本自然律”，又是基于“人人都受自己的理性控制”^⑧的结论。因此，当霍布斯在“力求和平”的“基本自然律”基础上，引申出“第二条规律”，即人们为了维护各自的生命，必然遵循那条“一切人的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⑨，而同意转让、放弃他的权利，订立社会契约、建立国家时，霍布斯同样是以人的自然理性，而非用上帝或“君权神授”一类理念，解释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国家的起源和本质的。由此，霍布斯同样明确肯定了“理性”是社会发展的基本

①[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页。

②[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页。

③[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6页。

④[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页。

⑤[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页。

⑥[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8页。

⑦[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91页。

⑧[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8页。

⑨[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8页。